



列傳六十八

金史百三十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事國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列女

阿鄰妻

李寶信妻

韓慶民妻

雷婦師氏

康住住

李文妻

李英妻

相琪妻

阿魯真

撒合輦妻

許古妻

馮妙真

蒲察氏

烏古論氏

素蘭妻

忙哥妻

尹氏

白氏

聶孝女

仙德妻

寶符李氏

張鳳 叔附

漢成帝時劉向始述三代賢妃淑女及淫泆奢僭興亡盛衰之所由彙分類別號列女傳因以諷諫范曄始載之漢史古者女子生十年有女師漸長有麻象絲繭之事有祭祀助奠之事既嫁職在中饋而已故以無非無儀為賢若乃嫠居寡處患難顛沛是皆婦人之不幸也一遇不幸卓然能自樹立有烈丈夫之風是以君子異之

阿鄰妻沙里質者金源郡王銀朮可之妹天輔六年黃龍府叛卒攻鈔旁近部族是時阿鄰從軍沙里質糾集附近居民得男女五百人樹營柵為保守計賊千餘來攻沙里質以擅為甲以裳為旗男夫授甲婦女鼓譟沙里質仗劍督戰凡三日賊去皇統二年論功封金源郡夫人大定間以其孫藥師為謀克

李寶信妻王氏寶信為義豐縣令張覺以平州叛王氏陷賊中賊欲逼室之王氏罵賊賊怒遂支解之大定十二年贈貞烈縣君

韓慶民妻者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姓氏慶民事遼為宜州節度使天會中攻破宜州慶民不屈而死以其妻配將士其妻誓死不從遂自殺世宗讀太宗實錄見慶民夫婦事嘆曰如此節操可謂難矣

雷婦師氏夫亡孝養舅姑姑病刲臂肉飼之姑即愈舅既歿兄師達與夫姪規其財產乃偽立媒證致之官欲必嫁之縣官不能辨曲直師氏畏逼乃投縣署井中死詔有司祭其墓賜謚曰節

康住住鄜州人夫蚤亡服闋父取之歸家許嚴沂為妻康氏誓死弗聽欲還夫家不可得乃投崖而死詔有司致祭其墓

李文妻史氏同州白水人夫亡服闋誓死弗嫁父強取之歸許邑人姚乙為妻史氏不聽姚訴之官被逮遂自縊死詔有司致祭其墓

李英妻張氏英初為監察御史在中都張居濰州貞祐元年冬

大元兵取濰州入其家張氏盡以所有財物與之既而令張氏上馬張曰我盡以物與汝猶不見贖邪答曰汝品官妻當復為夫人張曰我死則為李氏鬼頓坐不起遂見殺追封隴西郡夫人謚莊潔英仕至御史中丞有傳

相琪妻藥氏有姿色琪為萊州掖縣司吏貞祐三年八月紅襖賊陷掖縣琪與藥氏及子俱為所得賊見藥悅之殺琪及其子而誘藥藥奮起以頭觸賊而仆罵曰我豈為大

彘所汗者哉賊怒殺之追封西河縣君謚莊潔

阿魯真宗室承克之女胡里改猛安夾谷胡山之妻夫亡
寡居有衆千餘興定元年承克爲上京元帥上京行省太
平執承克應蒲鮮萬奴阿魯真治廢壘修器械積芻糧以自
守萬奴遣人招之不從乃射承克書入城阿魯真得而碎
之曰此詐也萬奴兵急攻之阿魯真衣男子服與其子蒲
帶督衆力戰殺數百人生擒十餘人萬奴兵乃解去後復
遣將擊萬奴兵獲其將一人詔封郡公夫人子蒲帶視功
遷賞承克已被執乘間謂其二子女胡蒲速乃曰吾起身
宿衛致位一品死無恨矣若輩亦皆通顯未嘗一日報國
家當思自處以爲後圖二子乃冒險自拔南走是年四月

至商京

獨吉氏平章政事千家奴之女護衛銀朮可妹也自幼動
有禮法及適內族撒合輦閨門肅如撒合輦爲中京留守
大兵圍之撒合輦疽發背不能軍獨吉氏度城必破謂撒
合輦曰公本無功能徒以宗室故嘗在禁近以至提點近
侍局同判睦親府今又爲留守外路第一等官受國家恩
最厚今大兵臨城公不幸病不能戰禦設若城破公當率
精銳奪門而出携一子走京師不能則獨赴京師又不能
戰而死猶可報國幸無以我爲慮撒合輦出巡城獨吉氏
以平日衣服粧具玩好布之卧榻資貨悉散之家人艷

粧盛服過於平日且戒女使曰我死則扶置榻上以衾覆面四圍舉火焚之無使兵見吾面言訖閉門自經而死家人如言卧尸榻上以衾覆之撒合輦從外至家人告以夫人之死撒合輦拊榻曰夫人不辱我我肯辱朝廷乎因命焚之年三十有六少頃城破撒合輦率死士欲奪門出不果投壕水死有傳

許古妻劉氏定海軍節度使仲洙之女也貞祐初古挈家僑居蒲城後留劉氏母子于蒲仕于朝既而兵圍蒲劉謂二女曰汝父在朝而兵勢如此事不可保若城破被驅一爲所汙奈何不若俱死以自全已而攻城益急於是劉氏

與二女相繼自盡有司以聞于朝四年五月追封劉氏爲郡君謚曰貞潔其長女謚曰定妻次肅妻以其事付史館馮妙真刑部尚書延登之女也生十有八年適進士張德興定五年隄爲洛川主簿

大元兵破葭州綏德遂入鄜延鄜人震恐具守備守臣以西路輸芻粟不時至檄愷請平涼督之時延登爲平涼行省負外郎愷欲偕妙真以往妙真辭曰舅姑老矣雖有叔姒妾能安乎子行妾留奉養十一月洛川破妙真從舅姑匿窟室兵索得之妙真泣與舅姑訣曰婦生不辰不得終執箕箒義不從焉即携三子赴井死縣人從而死者數十

人明年春慥發井得屍殯于縣之東郭外死時年二十四
蒲察氏字明秀鄜州帥訥申之女完顏長樂之妻也哀宗
遷歸德以長樂爲總領將兵扈從將行屬蒲察氏曰無他
言夫人慎毋辱此身明秀曰君第致身事上無以妾爲念
妾必不辱長樂一子在幼出妻柴氏所生也明秀撫育如
己出崔立之變驅從官妻子于省中人自闕之蒲察氏聞
以幼子付婢僕且與之金幣親具衣棺祭物與家人訣曰
崔立不道強人妻女兵在城下吾何所逃惟一死不負吾
夫耳汝等惟善養幼子遂自縊而死欣然若不以死爲難
者時年二十七

古論氏伯祥之妹臨洮總管陀滿胡土門之妻也伯祥
朝貴中聲譽藉甚胡土門死主事崔立之變衣冠家婦女
多爲所汙烏古論氏謂家人曰吾夫不辱朝廷我敢辱吾
兄及吾夫乎即自縊一婢從死

參政完顏素蘭妻亡其姓氏當崔立之變謂所親曰吾夫
有天下重名吾豈肯隨衆陷身以辱吾夫乎今日一死固
當但不可無名而死亦不可離吾家而死即自縊于室
温特罕氏夫完顏忙哥五朵山宣差提控回里不之子也
系出蕭王忙哥叔父益都節度秦州爲
大元兵所攻適病不能軍忙哥爲提控獨當一面兵退而

益都死亡哥以城守功世襲謀克收充奉御及崔立之變
忙哥義不受辱與其妻訣妻曰君能為國家死我不能為
君死乎一婢曰主死婢將安歸是日夫婦以一繩同縊婢
從之

尹氏完顏猪兒之妻也猪兒系出蕭王天興二年正月從
哀宗為南面元帥戰死黃陵岡其妻金源郡夫人聞猪兒
死聚家資焚之遂自縊年三十一猪兒贈官弟長住即日

詔補護衛

白氏蘇嗣之之母許州人宋尚書右丞子由五世孫婦也
初東坡潁濱叔黨俱葬邙城之小峨嵋山故五世皆居許

昌白氏年二十餘即寡居服除外家迎歸兄嫂竊議改醮
白氏微聞之牽車徑歸曰我為蘇學士家婦又有子乃欲
使我失身乎自是外家非有大故不往也嘗於宅東北為
祭室畫兩先生像圖黃州龍川故事壁間香火嚴潔躬自
洒掃士大夫求瞻拜者往往過其家奠之天興元年正月
庚戌許州被兵嗣之為汴京廂官白拜辭兩先生前曰兒
子往京師老婦死無恨矣敢以告即自縊於室側家人并
屋焚之年七十餘嗣之本名宗之避諱改焉

聶孝女字舜英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天驥之長女也年二
十三適進士張伯豪伯豪卒歸父母家及哀宗遷歸德天

驥留汴崔立劫殺宰相天驥被創甚日夜悲泣恨不即死
舜英謁醫救療百方至刳其股雜他肉以進而天驥竟死
時京城圍久食盡閭巷間有嫁妻易一飽者重以崔立之
變剽奪暴凌無復人理舜英頗讀書知義理自以年尚少
艾夫既亡父又死非命比爲兵所汙何若從吾父于地下
乎葬其父之明日絕脰而死一時士女賢之有爲泣下者
其家以舜英合葬張伯豪之墓

完顏仲德妻不知其族氏崔立之變妻自殺其容服攜其妻
及二子給以采蔬自汴走蔡蔡被圍丁男皆棄城拒守謂
仲德曰事勢若此丈夫能爲國出力婦人獨不能耶率諸
命婦自作一軍親運矢石於城下城中婦女爭出繼之城
破自盡

哀宗寶符李氏國亡從后妃北遷至宣德州居摩訶院日
夕寢處佛殿中作幡旛會當赴龍庭將發即於佛像前自
縊死且自書門紙曰寶符御侍此處身故後人至其處見
其遺跡憐而哀之天興元年北兵攻城矢石之際忽見一
女子呼於城下曰我倡女張鳳奴也許州破被俘至此彼
軍不日去矣諸君努力爲國堅守無爲所欺也言竟投濼
而死朝廷遣使馳祭于西門正大天興之際婦人節義可
知者特數人耳鳳奴之事別史錄之蓋亦有所激云

列傳第六十八

列傳第六十九

金史一百三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察院脫脫奉

勅修

宦者

梁琬

宋珪

潘守恒附

古之宦者皆出於刑人刑餘不可列於士庶故掌宮寺之事謂之婦寺焉東漢以來宦者養子以繼世唐世繼者皆為閹人其初進也性多巧慧便僻善固恩寵及其得志黨比糾結不可制東漢以宦者巨唐又甚焉世儒論宦者之害如毒藥猛虎之不可拯也金法置近侍局嘗與政事而

宦者少與焉惟海陵時有梁玠章宗時有梁道亨新喜下
政二君為所誤多矣世傳梁道勸章宗納李妃後宮金史
不載梁道始末弗得而論次之惟宋珪潘守恒頗能諷諫
宣哀時有裨益蓋傭之佼佼鐵之錚錚者也作宦者傳
梁玠本大臬家奴隨元妃入宮以閹豎事海陵玠性便佞
善迎合特見寵信舊制宦者惟掌掖廷宮闈之事天德三
年始以王光道為內藏庫使衛愈梁安仁皆以宦官領內
藏海陵謂光道等曰人言宦者不可用朕以為不然後唐
莊宗委張承業以軍竟立大功此中豈無人乎卿等宜悉
此意帑藏之物皆出民力費十致一當糾察姦弊犯者必

罰無赦宦者始與政事而玠委任尤甚累官近侍局使及
營建南京宮室海陵數數使玠往視工役是時一殿之費
已不可勝計玠或言其未善即盡撤去雖丞相張浩亦曲
意事之與之均禮海陵欲伐宋玠因極言宋劉貴妃絕色
傾國海陵大喜及南征將行命縣君高師姑兒貯衾褥之
新潔者俟得劉貴妃用之議者言玠與宋通謀勸帝伐宋
徵天下兵以疲弊中國海陵至和州聞玠與宋人交通有
狀謂玠曰聞汝與宋國交通傳泚事情汝本奴隸朕拔擢
至此乃敢爾耶若至江南詢得實迹殺汝亦未晚也又謂
校書郎田與信曰爾面目亦可疑必與玠同謀者皆命執

於軍中海陵遇弒玳與信皆為亂軍所殺

宋珪本名乞奴燕人也為內侍殿頭宣宗嘗以元夕欲觀燈戲命乞奴監作乞奴諍語云社稷棄之中都南京作燈戲有何看耶宣宗微聞之杖之二十既而悔之有旨宣諭哀宗放鵠後苑鵠逸去勅近侍追訪之市中一農民臂此鵠近侍不敢言宮中所逸者百方索之農民不與與之物直僅乃得事聞哀宗欲送其人於有司乞奴從旁諫曰貴畜賤人豈可宣示四方哀宗惡其大訐又杖之尋亦悔賜物慰遣之及哀宗至歸德馬軍元帥蒲察官奴為變殺左丞李燾參政石盞女魯歡以下從官三百餘人君皇之際

哀宗不得已以官奴權參知政事既為所制含恨欲誅之未能也及官奴往亳州珪陰與奉御吾古孫愛實納蘭乞荅護衛女奚烈完出范陳僧王山兒等謀誅之官奴自亳還哀宗御臨漪亭召參政張天綱及官奴議事官奴入見珪等即從旁殺之及其黨阿里合白進習顯及蔡城破哀宗自縊於幽蘭軒珪與完顏斜烈焦春和等皆從死有潘守恒者亦內侍也素稱知書南遷後規益甚多及哀宗自蒲城走歸德道次民家守恒進櫛曰願陛下還宮之日無忘此草廬中更加儉素以濟大業上聞其言悽惋咨嗟久之

方伎

劉完素

張從正

李慶嗣

紀天錫

張元素

馬貴中

武禎

子亢

李懋

胡德新

太史公叙九流述日者龜策扁鵲倉公列傳劉歆校中秘書以術數方技載之七略後世史官作方技傳蓋祖其意為或曰素問內經言天道消長氣運羸縮假醫術託岐黃以傳其秘奧耳秦人致以周易列之下筮斯豈易言哉第古之為術以吉凶導人而為善後世術者或以休咎導人為不善古之為醫以活人為功後世醫者或因以為利而

誤殺人故為政於天下雖方技之事亦必慎其所職堂而務旌別其賢否焉金世如武禎武亢之信而不誣劉完素張元素之治療通變學其術者皆師尊之不可不記云劉完素字守真河間人嘗遇異人陳先生以酒飲守真大醉及寤洞達醫術若有授之者乃撰運氣要旨論精要宣明論慮庸醫或出妄說又著素問玄機原病式特舉二百八十八字注二萬餘言然好用涼劑以降心火益腎水為主自號通元處士云

張從正字子和睢州考城人精於醫貫穿難素之學其法宗劉守真用藥多寒涼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古醫書有汗

下吐法亦有不當汗者汗之則死不當下者下之則死不當吐者吐之則死各有經絡脉理世傳黃帝岐伯所為書也從正用之最精號張子和汗下吐法妄庸淺術習其方劑不知察脉原病往往殺人此庸醫所以失其傳之過也其所著有六門二法之目存於世云

李慶嗣洛人少舉進士不第棄而學醫讀素問諸書洞曉其義天德間歲大疫廣平尤甚貧者往往闔門臥病慶嗣携藥與米分遺之全活者衆慶嗣年八十餘無疾而終所著傷寒纂類四卷改證活人書三卷傷寒論三卷針經一卷傳於世

紀天錫字齊卿泰安人早棄進士業學醫精於其技遂以醫名世集註難經五卷大定十五年上其書授醫學博士張元素字潔古易州人八歲試童子舉二十七試經義進士犯廟諱下第乃去學醫無所知名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鑿心開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河間劉完素病傷寒八日頭痛脉緊嘔逆不食不知所為元素往候完素面壁不顧元素曰何見待之卑如此哉既為診脉謂之曰脉病云云曰然初服某藥用某味乎曰然元素曰子誤矣其味性寒下降走太陰陽亡汗不能出今脉如此當服某藥則効矣完素大服如其言遂愈元素自此顯名平

素治病不用古方其說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方新病不相能也自為家法云

馬貴中天德中為司天提點與校書郎高守元奏天象災異忤旨海陵皆杖之黜貴中為大同府判官久之遷司天監正隆三年三月辛酉朔日當食是日候之不食海陵謂貴中曰自今凡遇日食皆面奏不須頒示內外海陵伐宋問曰朕欲自將伐宋天道何如貴中對曰去年十月甲戌熒惑順入太微至屏星留退西出占書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庭受制出伺無道之國十二月太白晝見經天占為兵喪為心臣為更主又主有兵兵罷無兵兵起鎮戎軍地

震大風海陵以問貴中對曰伏陰逼陽所以震也又問曰當震大風何也對曰土失其性則地震風為號令人君命令嚴急則有烈風及物之災六年二月甲辰朔日有暈珥戴背海陵問近日天道何如貴中對曰前年八月二十九日太白入太微右掖門九月二日至端門九日至左掖門出並歷左右執法太微為天子南宮太白兵將之象其占兵入天子之廷海陵曰今將征伐而兵將出入太微正其事也貴中又曰當端門而出其占為受制歷左右執法為受事此當有出使者或為兵或為賊海陵曰兵興之際小盜固不能無也及被害于揚州貴中之言皆驗大定八年

世宗擊毬於常武殿貴中上疏諫曰陛下為天下主守宗廟社稷之重圍獵擊毬皆危事也前日皇太子墜馬可以為戒臣願一切罷之上曰祖宗以武定天下豈以承平遽忘之邪皇統嘗罷此事當時之人皆以為非朕所親見故示天下以習武耳十年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世宗宴百官于東宮上飲歡甚貴中被酒前跪欲言事錯亂失次上不之罪但令扶出

武禎宿州臨渙人祖官太史靖康後業農後畫界屬金禎深數學貞祐間行樞密院僕散安貞聞其名召至徐州以上客禮之每出師必資焉其占如響正大初徵至汴京待詔東華門其友王鉉問禎曰朝廷若問國祚修短子何以對禎曰當以實告之但更言周過其歷秦不及期亦在修德耳時久旱祈禱不應朝廷為憂禎忽謂鉉曰足下今日早歸恐為雨阻鉉曰萬里無雲赤日如此安得有雨禎笑曰若是則天不誠也天何嘗不誠既而東南有雲氣須臾蔽天平地雨注二尺衆皆驚嘆尋除司天台管勾子亢寡言笑不妄交嘗與一學生終日相對握籌布畫目炯炯若有所營見者莫測也哀宗至蔡州右丞完顏仲德薦其術召至屏人與語大悅除司天長行賞賚甚厚上書曰比者有星變于周楚之分彗星起于大角西掃軫之左軸蓋除

舊布新之象又言鄭楚周三分墊當赤地千里兵凶大起
王者不可居也又曰蔡城有兵喪之兆楚有亡國之徵三
軍苦戰於西垣前後有日矣城壁傾頽內無見糧外無應
兵君臣數盡之年也聞者悚然奪氣哀宗惟嗟嘆良久不
以爲罪性頗倨傲朝士以此非之天興二年九月蔡州被
圍亢奏曰十二月三日必攻城及期果然末帝問曰解圍
當在何日對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城下無一人一騎矣帝
不知其由乃喜圍解有期日但密計糧草使可給至其日
不闕者明年甲午正月十日蔡州破十三日
大元兵退是日亢赴水死云

李懋不知何許人有異術正大間游京兆行省完顏合達
愛其術與俱至汴京薦於哀宗遣近侍密問國運否泰言
無忌避居之繁臺寺朝士日走問之或能道隱事及吉凶
之變人以為神帝惡其言太洩遣使者殺之使者乃持酒
肴入寺懋出迎笑曰是矣使者曰何謂也懋曰我數當盡
今日尚復何言遂索酒痛飲就死

胡德新河北士族也寓居南陽往來宛葉間嗜酒落魄不
羈言禍福有奇驗正大七年夏與燕人王鉉邂逅於葉縣
村落中與鉉初不相識坐中謬以兵官對胡曰此公在吾
法中當登科甲何以謂之兵官衆愕然遂以實告二人相

得甚歡即命家人具雞酒以待酒酣舉大白相屬曰君此
去事業甚遠不必置問某有所見久不敢對人言今欲告
子遂邀至野田密謂曰某自去年來行宛葉道中見往來
者十且八九有死氣今春至陳許間見其人亦有太半當
死者若吾目可用則時事可知矣鉉驚問應驗遲速曰不
過歲月間耳某亦不逃此厄請密誌之明年
大元兵由金房入取峭石灘渡漢所過廬舍蕭然胡亦舉
家及難其精驗如此

列傳第六十九

列傳第七十

金史百三十二

開禧儀言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書丞相穆罔嶺經筵事都總裁臣 脫脫奉

勅修

逆臣

秉德

本名乙辛

唐括辨

烏帶

大興國

徒單阿里出虎

僕散師恭

本名忽土

徒單貞

李老僧

完顏元宜

紇石烈執中

本名胡沙虎

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法有五焉微而顯志
而悔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天懲惡乃所以勸

善也作逆臣傳

秉德本名乙辛初爲西南路招討使改汴京留守丁母憂起復爲兵部尚書拜參知政事皇統八年與烏林荅蒲盧虎等廉察郡縣使還拜平章政事廷議欲徙遼陽渤海人屯燕南秉德及左司郎中三合議其事近侍高壽星在徙中壽星訴於悼后后以白帝帝怒杖秉德而殺三合是時熙宗在位久悼后干政而繼嗣未立帝無聊不平屢殺宗室董厚大臣秉德以其故懷忿乃與唐括辯烏帶等謀廢立烏帶以其謀告海陵海陵乃與秉德謀弑熙宗皇統九年十二月九日遂與唐括辯烏帶烏土阿里忽出大興國

李老僧海陵妹夫特斫弑熙宗于寢殿秉德初意不在海陵已弑熙宗未有所屬忽土奉海陵坐秉德等皆拜稱萬歲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時秉德位在海陵上因被杖怨望謀廢立而海陵因之以爲亂既立以秉德爲左丞相兼侍中左副元帥封蕭王賜鐵券與錢二千萬絹一千匹馬牛各三百年三千久之爲烏帶所譖出領行臺尚書省事時秉德方在告亟召之限十日內發行會海陵欲除太宗諸子并除秉德以秉德首謀廢立及弑熙宗不即勸進衛之烏帶因言秉德與宗本謀反有狀曰昨來秉德曹於宗本家飲酒海州刺史子忠言秉德有福貌類趙太祖

秉德偃仰笑受其言臣妻言秉德妻嘗指斥主上語皆不
順及秉德與宗本相別時指斥尤甚且謂曆數有歸秉德
招刑部侍郎漫獨曰已前曾說那公事頗記憶否漫獨曰
不存性命事何可對衆便說似此逆狀甚明海陵遣使就
行臺殺秉德并殺前行臺參知政事烏林荅贊謀贊謀妻
秉德乳母也初贊謀與前行臺左丞溫敦思忠同在行臺
思忠黷貨無厭贊謀薄之由是有隙故思忠乘是并誣贊
謀及其子殺之贊謀不肯跪受刑行刑者立而縊殺之海
陵以贊謀家財奴婢盡賜思忠秉德與烏帶以口語致怨
既死遂并殺其弟特里兀里及宗翰子孫死者三十餘人

宗翰之後遂絕世宗即位追復秉德官爵贈儀同三司初
撒改薨宗翰襲其猛安親管謀克秉德死海陵以賞烏帶
傳其子兀荅補大定六年世宗憫宗翰無後詔以猛安謀
克還撒改曾孫益買遣使改葬撒改宗翰於山陵西南二
十里百官致奠其家產給近親以奉祭祀秉德既死其中
都宅第左副元帥杲居之杲死海陵遷都迎其嫡母徒單
氏居之徒單遇害世宗惡其不祥施爲佛寺

唐括辯本名幹骨剌尚熙宗女代國公主爲駙馬都尉累
官參知政事尚書左丞與右丞相秉德謀廢立而烏帶以
告海陵海陵謂辯曰我輩不能匡救旦暮且及禍若行大

事誰可立者辨曰無乃胙王常勝乎海陵問其次辨曰鄧王子阿楞海陵曰阿楞屬踈安得立辨曰公豈有意邪海陵曰若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特思疑之以告悼后曰辯等因間每竊竊偶語不知議何事悼后以告熙宗熙宗怒召辯責之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我何杖而遣之自是謀益甚十二月九日代國公主爲其母悼后作佛事居寺中故海陵秉德等俱會於辯家至夜辯等以刀藏衣下相隨入宮門者以辯駙馬不疑皆內之至殿門直宿護衛覺之辯舉刀呵之使無動旣弒熙宗立海陵辯爲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封王賜錢二十萬緡

千匹馬牛各三百羊三千并鐵券進拜左丞相父彰德軍節度使重國遷東平尹初辯與海陵謀逆辯嘗言其家奴多可用者海陵固已懷之及行弒之夕會於辯家待興國出宮辯因設饌衆皆恒懼不能食辯獨飽食自若海陵由此知其伎忍畏忌之及即位嘗與辯觀太祖畫像海陵指示辯曰此眼與爾相似辯色動海陵亦色動由是疑辯益忌之及與蕭裕謀致宗本罪并致辯嘗與宗本謀反即殺之重國坐奪官正隆二年起爲沂州防禦使改清州防禦使大定初重國與徒單拔改俱以政跡著聞歷安國彰化橫海軍節度使後辯子孫上書言辯死天德間祖重國亦

坐追削正隆初重國已復官職乞追復辯官爵是時海陵已降為庶人以辯與弒逆不許言本名

烏帶行臺左丞相阿魯補子也熙宗時累官大理卿熙宗晚年喜怒不常大臣往往危懼右丞相秉德左丞唐括辯謀廢立烏帶即詣海陵啓之遂與俱弒熙宗海陵即位烏帶為平章政事封許國王賜錢絹馬牛羊鐵券並如其黨烏帶妻唐括氏淫佚舊與海陵通又私其家奴閻乞兒秉德嘗對熙宗斥其事烏帶銜之未發也時海陵多忌會有疾少間烏帶遂誣奏秉德有指斥語曰主上數日不視朝若有不諱誰當繼者臣曰主上有皇子秉德曰嬰兒豈能勝天下大任必也

葛王乎海陵以為實然故出秉德已而殺之以秉德世襲猛安謀克授烏帶進右丞相烏帶與宗本有親海陵以烏帶告秉德事故宗本之禍烏帶獨免遂以秉德千戶謀克及其子婦家產盡賜之進司空左丞相兼侍中居數月烏帶早朝以日陰晦將雨意海陵不視朝先趨出朝百官皆隨之去已而海陵御殿知烏帶率百官出朝惡之遂落司空出為崇義軍節度使後海陵思慕唐括容色因其侍婢來候問起居海陵許立為后使殺烏帶海陵詐為烏帶哀傷使其子兀荅補佩金符乘驛赴喪追封為王仍詔有司送其靈車賜絹三百為道途費納唐括於宮中封貴妃兀

荅補襲猛安謀克大定六年以猛安謀克還撒改曾孫以
阿魯補謀克授兀荅補終同知大興尹子瑋本名烏也阿
補以曾祖阿魯補功充筆硯祗候

大興國事熙宗為寢殿小底權近侍局直長最見親信未
嘗去左右每逮夜熙宗就寢興國時從主者取符鑰歸家
主者即以付之聽其出入以為常皇統九年海陵生日熙
宗使興國以宋司馬光畫像及他珍翫賜海陵悼后亦以
物附賜熙宗不悅杖興國一百海陵謀弒意先得興國廼
可信間入宮行大事且度興國無罪被杖必有怨望心可
乘此說之乃因李老僧結興國既而知無異心可與謀乃

召至卧内令解衣欲與之俱卧意有所屬者興國固辭不
敢曰即有使惟大王之命海陵曰主上無故殺常勝又殺
皇后乃以常勝家產賜阿楞既又殺阿楞遂以賜我我深
以為憂奈何興國曰是固可慮也海陵曰朝臣旦夕危懼
皆不自保向者我生日因皇后附賜物君遂被杖我亦見
疑主上嘗言會須殺君我與君皆將不免寧坐待死何如
舉大事我與大臣數人謀議已定爾以為如何興國曰如
大王言事不可緩也乃約十二月九日夜起事興國取符
鑰開門矯詔召海陵入夜二更海陵秉德等入熙宗常置
佩刀於御榻上是夜興國先取投榻下及亂作熙宗求佩

刀不得遂遇弒海陵既立以興國爲廣寧尹賜奴婢百口
犀玉帶各一錢絹馬牛鐵券如其黨進階金紫光祿大夫
再賜興國錢千萬黃金四百兩銀千兩良馬四匹馳車一
乘索駝三頭真珠巾玉鈎帶玉佩刀及玉校鞍轡天德四
年改崇義軍節度使賜名邦基再授絳陽武寧節度使改
河間尹世宗即位廢于家凡海陵所賜皆奪之大定中邦
基兄邦傑自京兆判官遷世宗曰大邦傑因其弟進濫廁
縉紳豈可復用併罷其子弟與所贈父官及海陵降爲庶
人詔曰大邦基與海陵同謀弒逆逋誅至今爲幸多矣遂
磔于思陵之側

徒單阿里出虎會寧葛馬合密申人徙懿州父拔改太祖
時有戰功領謀克曷速館軍帥皇統四年爲兵部侍郎歷
天德軍節度使改興中尹與宗幹世爲姻家皇統九年阿
里出虎與僕散忽土俱爲護衛十人長海陵將弒熙宗欲
得二人者爲內應遂許以女妻阿里出虎子而以逆謀告
之阿里出虎素凶暴聞其言喜甚曰阿家此言何晚邪廢
立之事亦男子所爲主上不能保天下人望所屬惟在阿
家今日之謀乃我素志也遂與忽土俱以十二月九日直
禁中海陵故以是夜二更入宮至寢殿阿里出虎先進刃
忽土次之熙宗頓仆海陵復刃之血濺其面及衣海陵既

立以阿里出虎爲右副點檢賜錢絹馬牛羊如其黨子木
斯刺尚榮國公主合女加昭毅大將軍駙馬都尉天德二
年留守東京加儀同三司八月改河間尹世襲臨潢府路
斜刺阿猛安領親管謀克以憂去職起復爲太原尹封王
阿里出虎自謂有佐立功受鐵券凶狠益甚奴視僚屬少
忤其意輒箠辱無所恤嘗問休咎於卜者高鼎遂以鼎所
占問張王乞王乞以謂當有天命阿里出虎喜以王乞言
告鼎鼎上變阿里出虎伏誅并殺其妻及王乞海陵使其
子木斯刺焚其尸投骨水中拔改自西京留守歷西南路
招討使忠順軍節度使入爲勸農使復爲河間尹改臨洮

尹入爲工部尚書改興平軍節度使濟南尹卒

僕散師恭本名忽土上京老海達葛人本微賤宗幹嘗周
恤之擢置宿衛爲十人長海陵謀逆以忽土出自其家有
恩欲使爲內應謂之曰我有一言欲告君父矣恐泄於人
未敢也忽土曰肌肉之外皆先太師所賜苟有補於國王
死不敢辭先太師謂宗幹也海陵曰主上失道吾將行廢
立事必得君爲助乃可忽土許之十二月九日忽土直宿
海陵因之入宮至寢殿熙宗聞未寢聲咄之衆皆却立不
敢動忽土曰事至此不進得乎乃相與排闥而入既弒熙
宗秉德等尚未有所屬忽土曰始者議立平章今復何疑

乃奉海陵坐衆前稱萬歲遂召曹國王宗敏至即使忽土
殺之既即位忽土爲左副點檢賜錢絹馬牛羊鐵券轉都
點檢改名思恭遷會寧牧拜太子少師工部尚書封王頃
之以憂解職起復爲樞密副使進拜樞密使貞元三年爲
右丞相正隆初拜太尉復爲樞密使無何以憂去起復爲
太尉樞密使海陵至汴京賜忽土第一區隣寧德宮官徒
單太后所居也忽土時時入見太后及契丹撒八反海陵
命忽土與蕭懷忠北伐比行忽土入辭寧德太后與語久
之海陵聞而惡之疑其與太后有異謀是時蕭秃剌幹盧
補與契丹撒八連戰皆無功糧運不繼乃退軍臨潢而撒

八聞師恭以大軍且至乃謀歸大石沿龍駒河西去師恭
至臨潢追之不及海陵使樞密副使白彥敬等討撒八師
恭還遣其子忽殺虎乘傳逆之至則執而戮于市師恭臨
刑繩枚窒口不能言但舉首視天日而已遂族滅之并誅
滅蕭秃剌蕭贖蕭懷忠家大定初皆復官爵及海陵降爲
庶人師恭以預弒復削之世宗幸上京過老海達葛師恭
族人臨潢尹守中定遠大將軍阿里徒等皆奪官二十八
年上謂宰臣曰海陵遣僕散師恭蕭秃剌蕭懷忠追撒八
不及皆坐誅遂夷其族虐之甚也平章政事襄對曰是時
臣在軍中忽土贖有精甲一萬三千有餘賊軍雖多皆脅

從之人以氈紙爲甲易與也忽土等惟怯遷延賊乃遁去
上曰審如是則誅之可也兄渾坦

徒單貞本名特思忒黑闌刺人也祖抄從太祖伐遼有功
授世襲猛安父婆廬火以戰功累官開府儀同三司貞娶
遼王宗幹女海陵同母女弟也皇統九年貞與海陵俱弒
熙宗海陵既立以貞爲左衛將軍封貞妻平陽長公主貞
爲駙馬都尉殿前左副點檢轉都點檢兼太子少保封王
改大興尹都點檢如故俄授臨潢府路昏斯魯猛安居二
年海陵召貞勗之曰汝自幼常在左右頗著微勞而近日
乃忽忽縱有罪樹私恩凡人富貴而驕皆死徵也汝若不

制汝心將無所不至賜之死復何辭朕念弟襄及公主與
朕同胞故少示懲戒貞但號泣即日解點檢職仍爲大興
尹復戒之曰今而後能以勤自勵朕當思之不然黜爾歸
田里矣逾月復爲都點檢大興尹如故正隆二年例封潘
遷樞密副使賜佩刀入宮轉同判大宗正事海陵將伐宋
詔朝官除三國人使宴飲其餘飲酒者死六年正月四日
立春節益都尹京安武節度使奩金吾上將軍阿速飲於
貞第海陵使周福兒賜土牛至貞第見之以告海陵召貞
誥之曰戎事方殷禁百官飲酒卿等知之乎貞等伏地請
死海陵數之曰汝等若以飲酒殺人太重固當諫古人三

諫不聽亦勉從君命魏武帝軍行令曰犯麥者死已而所
乘馬入麥中乃割髮以自刑犯麥微事也然必欲以示信
朕爲天下主法不能行于貴近乎朕念慈憲太后子四人
惟朕與公主在而京等皆近屬典貧死罪於是杖貞七十
京等三人各杖一百降貞爲安武軍節度使京爲灤州刺
史爽歸化州刺史無何拜貞御史大夫以本官爲左監軍
從伐宋至揚州海陵死北還見世宗于中都詔以貞女爲
皇太子妃除貞爲太原尹改咸平貞在咸平貪汙不法累
贓鉅萬徙真定尹事覺世宗使大理卿李昌圖鞠之貞即
引伏昌圖還奏上問之曰貞停職否對曰未也上怒抵昌

圖罪復遣刑部尚書移刺道往真定問之徵其贓還主有
司徵給不以時詔先以官錢還其主而令貞納官凡還主
贓皆準此例降貞爲博州防禦使降貞妻爲清平縣主頃
之遷震武節度使遣使者往戒勅之詔曰朕念卿懿戚不
待終考更遷大鎮非常之恩不可數得卿勿蹈前過轉河
中尹進封其妻爲任國公主賜黃金百兩重綵二十端賜
貞擊毬馬二匹改東京留守賜玉吐鶻弓矢賜貞妻錢萬
貫有司奏海陵已貶爲庶人宗幹不當猶稱帝於是以宗
幹有社稷功詔追封爲遼王其子孫及諸女皆降貞妻降
永平縣主貞自儀同三司降特進奪猛安不稱駙馬都尉

再徙臨潢尹初與弒熙宗凡九人海陵以暴虐自斃秉德
辯忽土阿里出虎以疑見殺言以妻殞裕老僧以反誅至
是貞與大興國尚在而興國擯棄不用獨貞以世姻籍恩
寵雖夫婦降削爵號而世宗慮久遠終不以私恩曲庇父
之詔誅貞及其妻與二子慎思十六而宥其諸孫俄而興
國亦誅皇統逆黨盡矣章宗即位尊母皇太子妃為皇太
后追封貞為太尉梁國公貞祖抄司空魯國公父婆盧火
司徒齊國公貞妻梁國夫人子阼補火慎思十六俱為鎮
國上將軍無何再贈貞太師廣平郡王謚莊簡貞妻進封
梁國公主

李老僧舊為將軍司書吏與大興國有親素相厚海陵秉
政興國屬諸海陵海陵以為省令史及將舉事使老僧結
興國興國終為海陵取符鑰納海陵宮中成弒逆者老僧
為之也海陵既立以老僧為同知廣寧尹事賜錢千萬緡
五百匹馬牛各二百羊二千久之海陵惡韓王亨將殺之
求其罪不可得遂以亨為廣寧尹再任老僧同知使伺察
亨構致其罪亨喜博及至廣寧常與老僧博待之甚厚老
僧由是不忍致亨死罪遲疑者久之海陵再使小底訛論
促老僧老僧乃與亨家奴六斤謀殺亨獄中語在亨傳及
耶律安禮自廣寧還朝海陵謂之曰李迭三罪伏其一已

見缺望爾乃梁王故吏若身伏辜必罪及親族故榜殺之
海陵以老僧於身有遲回意遂降老僧為易州刺史久之
遷同知大興尹賜名惟忠改延安府同知大定二年與兵
部尚書可喜謀反誅

論曰書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
休茲知恤鮮哉穆王告伯冏曰慎簡乃僚其無以巧言令
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金人所謂寢殿小底猶周之綴衣
所謂護衛猶周之虎賁也則皆君之僕侍御之臣矣海陵弑
逆而大興國忽土阿里出虎為之扼掣皆出于小底護衛
之中熙宗固不知恤之也一日熙宗與近侍飲酒會夜稽

古殿火上欲往視都點檢辭不失引帝裾止之奏曰臣在
此陛下何患願無親往熙宗謂辭不失被酒甚怒之明日
杖而出之已而思其忠復見召問海陵與唐括辯時時屏
人私語護衛特思察其非常海陵擠而殺之皇統末年羣
臣解體無尊君謹上之心而群姦竊發僕御之臣不復有
如辭不失特思者矣綿之詩曰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
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嗚呼先後禦侮之臣豈可少哉
完顏元宜本名阿列一名移特輦本姓耶律氏父慎思天
輔七年宗望追遼主至天德慎思來降且言夏人以兵迎
遼主將渡河去宗望移書夏人諭以禍福夏人乃止賜慎

思姓完顏氏官至儀同三司元宜便騎射善擊毬皇統元年充護衛累遷甌里本群牧使入爲武庫署令轉符寶郎海陵篡立爲兵部尚書天德三年詔凡賜姓者皆復本姓元宜復姓耶律氏歷順義昭義節度使復爲兵部尚書勸農使海陵伐宋以本官領神武軍都總管以大名路騎兵萬餘益之前鋒渡淮拔昭關遇宋兵萬餘于柘臯力戰却之至和州宋兵十萬來拒元宜麾軍力戰抵暮而罷宋人乘夜襲營元宜擊走之黎明追及宋兵斬首數萬以功遷銀青光祿大夫海陵增置浙西路都統使元宜領之督諸軍渡江佩金牌賜衣一襲是時世宗已即位于遼陽軍

中多懷去就海陵軍令慘急亟欲渡江衆欲亡歸決計於元宜猛安唐括烏野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曰待王祥至謀之王祥者元宜子爲驍騎副都指揮使在別軍元宜使人密召王祥既至遂約詰旦衛軍番代即行事元宜先欺其衆曰有令爾輩皆去馬詰旦渡江衆皆懼乃以舉事告之皆許諾十月乙未黎明元宜王祥與武勝軍都總管徒單守素猛安唐括烏野謀克幹盧保婁薛温都長壽等率衆犯御營海陵聞亂以爲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

海陵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幹
魯補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驍騎指揮使大磐整兵
來救王祥出語之曰無及矣大磐乃止軍士攘取行營服
用皆盡乃取大磐衣巾裹海陵尸焚之遂收尚書右丞李
通浙西路副統制郭安國監軍徒單永年近侍局使梁琬
副使大慶山皆殺之元宜行左領軍副大都督事使使者
殺皇太子光英于南京大軍北還大定二年春入見拜御
史大大詔曰高楨爲御史大夫號爲正直頗涉煩碎臣下
衣冠不正亦被糾舉職事有大於此者爾宜勉之未幾拜
平章政事封冀國公賜玉帶甲第一區復賜姓完顏氏往

泰州路規措討契丹事元宜使忠勇校尉李榮招窩幹窩
幹殺祭詔追贈榮進官四階五月上聞元宜將還遣使止
之契丹已平元宜還朝奏請益諸群收鎧甲詔從之每群
牧益二十副元宜復請益臨潢戍軍士馬詔給馬六百匹
久之罷爲東京留守乞還所賜甲第上從之賜以襲衣吐
鶻廐馬海東青鶻未幾致仕薨于家上聞之遣使致祭賻
贈甚厚大定十一年尚書省奏擬納合幹魯補除授上曰
昔廢海陵此人首入弒之人臣之罪莫大於是豈可復加
官使其世襲謀克姑聽仍舊大定十八年扎里海上言凡
爲人臣能捍災禦侮有功者宜錄用之今弒海陵者以爲

有功賞以高爵非所以勸事君也宜削奪以爲人臣之戒
臣在當時亦與其黨如正名定罪請自臣始上曰扎里海
自請其罪以勸事君此亦人之所難遂以扎里海充趙王
府祗候郎君元宜子習涅阿補大定二十五年爲符寶祗
候乞依女直人例遷官上曰賜姓一時之權宜令習涅阿
補還本姓

論曰春秋書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又曰齊人弒其君商
人嗟乎弒舍者商人也弒商人者郟歎閻職也海陵弒熙
宗完顏元宜弒海陵商人之弒也郟歎閻職去之海陵之
弒也元宜歸于世宗郟閻賤役元宜都將也握君之親兵

窺利以弒之其罪豈容誅乎世宗僅能不大用之而已扎
里海猶殺人而自首者也在律殺人未聞准首免罪而又
予賞者也况弒逆乎海陵弒五十三年復有胡沙虎之事
紇石烈執中本名胡沙虎阿疎裔孫也徙東平路猛安大
定八年充皇太子護衛出職太子僕丞改鷹坊直長再遷
鷹坊使拱衛直指使明昌四年使過阻君監酒官移刺
保迎謁後時飲以酒酒味薄執中怒毆傷移刺保詔的決
五十未幾遷右副點檢肆傲不奉職降肇州防禦使踰年
遷興平軍節度使丁母憂起復歸德軍節度使改開遠軍
兼西南路招討副使俄知大名府事承安二年召爲簽樞

密院事詔佐丞相襄征伐執中不欲行奏曰臣與襄有隙且殺臣矣上怒其言不遜事下有司旣而赦之出爲永定軍節度使改西北路招討使復爲永定軍坐奪部軍馬解職泰和元年起知大興府事詔契丹人立功官賞恩同女直人許存養馬匹得充司吏譯人著爲令執中格詔不下上責之曰汝雖意在防閑而不知朝廷自有定格自今勿復如此煩碎生事也乃下詔行之涇州人魏廷實祖任兒舊爲靳文昭家放良天德三年編籍正戶已三世矣文昭孫勅詆廷實爲奴及妄訴歐詈警巡院鞠對無狀法當訴本貫勅訴于府執中使廷實納錢五百貫與勅廷實不從

還涇水執中徑遣鎖致廷實御史臺請移問執中轉奏御史臺不依制府未結斷令移推詔吏部侍郎李炳戶部侍郎粘割合谷推問炳合谷奏御史臺理直詔乃切責執中御史中丞孟鑄奏彈執中貪殘專恣不奉法令釋罪之後累過不悛旣蒙恩貸轉生跋扈如雄州詐認馬平州冒支俸破魏廷實家發其冢墓拜表不赴祈雨聚妓歐詈同僚擅令停職失師帥之體不稱京尹之任上曰執中麤人似有跋扈爾鑄對曰明天子在上豈容有跋扈之臣上意寤取閱奏章詔尚書省問之由是改武衛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僕散揆宣撫河南執中除山東東西路統軍使揆行

省汴京伐宋升諸道統軍司爲兵馬都統府執中爲山東
兩路兵馬都統定海軍節度使完顏撒剌副之執中分兵
駐金城朐山請益發東平路兵屯密沂寧海登萊以遏兵
衝詔從之時泰和六年四月也五月宋兵犯金城執中遣
巡檢使周奴以騎兵三百禦之會宋益兵轉趨沭陽謀克
三合伏卒五十人篁竹中伺宋兵過突出擊之殺十數人
追至縣城宋兵不敢出會周奴以兵入城宋兵踰城走三
合已焚其舟合擊大破之斬首五百餘級殺宋統領李藻
擒忠義軍將呂璋十月執中率兵二萬出清口宋以步騎
萬餘列南岸戰艦百艘拒上流相持累日執中以舟兵二
千搏戰遏宋舟兵遣副統移刺古與涅率精騎四千自下
流徑渡宋兵望騎兵登南岸水陸俱潰追斬及溺死者甚
衆盡獲其戰艦及戰馬三百遂克淮陰進兵圍楚州遷元
帥左監軍執中縱兵虜掠上聞之杖其經歷官阿里不孫
放還所掠未幾宋人請和詔罷兵除西南路招討使改西
京留守大安元年授世襲謀克復知大興府事出知太原
府復爲西京留守行樞密院兼安撫使以勁兵七千遇大
兵戰于定安之北薄暮先以麾下遜去衆遂潰行次蔚州
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輿從行私入
入紫荆關杖殺涑水令至中都朝廷皆不問乃遷右副元

帥權尚書左丞執中益無所忌憚自請步騎二萬屯宣德
州與之三千令駐媯川崇慶元年正月執中乞移屯南口
或屯新莊移文尚書省曰大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
三千兵爲可憂十二關建春萬寧宮且不保朝廷惡其言
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明年復召至中都
預議軍事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書曰胡沙虎專逞私意
不循公道夷省部以示強梁媚近臣以求稱譽亂法行事
枉害平民行院山西出師無律不戰先退擅取官物杖殺
縣令屯駐媯川乞移內地其謀畧槩可見矣欲使改易前
非以收後効不亦難乎才誠可取雖在微賤皆當擢用何

必老舊始能立功一將之用安危所係惟朝廷加察天下
幸其丞相徒單鎰以爲不可用參知政事瑄跪奏其姦惡
乃止執中善結近倖交口稱譽五月詔給留守半俸預議
軍事張行信復諫曰伏聞以胡沙虎老臣欲起而用人之
能否不在新舊彼向之敗朝廷既知之矣乃復用之無乃
不可乎遂止上終以執中爲可用賜金牌權右副元帥將
武衛軍五千人屯中都城北執中乃與其黨經歷官文續
局直長完顏醜奴提控宿直將軍蒲察六斤武衛軍鈐轄
烏古論奪刺謀作亂是時

大元大兵在近上使奉職即軍中責執中止務馳獵不恤

軍事執中方餉餉怒擲殺之遂妄稱知大興府徒單南平及其子刑部侍郎駙馬都尉沒烈謀反奉詔討之南平姻家福海別將兵屯於城北遣人以好語招之福海不知既至乃執之八月二十五日未五更分其軍爲三軍由章義門入自將一軍由通玄門入執中恐城中出兵來拒乃遣一騎先馳抵東華門大呼曰大軍至北關已接戰矣既而再遣一騎亦如之使徒單金壽召知大興府徒單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西富義坊馬上與執中相見執中手槍刺之墮馬下金壽斫殺之使烏古論奪刺召沒烈殺之符寶祗候繕陽護衛十人長完顏石古乃聞亂遽召漢軍

五百人赴難與執中戰不勝皆死之執中至東華門使呼門者親軍百戶冬兒五十戶蒲察六斤皆不應許以世襲猛安三品職事官亦不應呼都點檢徒單渭河渭河即徒單鎬也渭河繼城出見執中執中命聚薪焚東華門立梯登城設衛斜烈乞兒親軍春山共搭鑊開門納執中執中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急召都轉運使孫椿年取銀幣賞金壽奪刺及軍官軍士大興府與隸是夜召聲妓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上出居衛邸誘左丞完顏綱至軍中即殺之執中意不可測丞相徒單鎰勸執中立宣宗執中然之是時莊獻太子

在中都執中以皇太子儀仗迎莊獻入居東宮召符寶郎徒單福壽取符寶陳於大興府露階上盜用御寶出制除完顏醜奴德州防禦使烏古論奪刺順天軍節度使蒲察六斤橫海軍節度使徒單金壽永定軍節度使雖除外官皆留之左右其餘除拜猶數十人同時有兩蒲察六斤其一守東華門不肯從亂者召禮部令史張好禮欲鑄監國元帥印好禮曰自古無異姓監國者乃止遣奉御完顏忽失來等三人護衛蒲鮮班底完顏醜奴等十人迎宣宗於彰德使宦者李思忠弒上於衛邸盜徹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邊戍皆不守矣九月甲辰宣宗

即位拜執中太師尚書令都元帥監修國史封澤王授中都路和魯忽土世襲猛安以其弟同知河南府特末也爲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子緒養除濮王傅兵部侍郎都點檢徒單渭河爲御史中丞烏古論奪刺遥授知真定府事徒單金壽遥授知東平府事蒲察六斤遥授知平陽府事完顏醜奴同知河中府事權宿且將軍詔以烏古論誼居第賜執中儀鸞局給供張妻王賜紫結銀鐸車戍申執中侍朝宣宗賜之坐執中就坐不辭無何執中奏請降衛紹王爲庶人奏再上詔百官議于朝堂太子少傅奧屯忠孝侍讀學士蒲察思忠附執中議衆相視莫敢言獨

文學田廷芳奮然曰先朝素無失德尊號在禮不當削於是從之者禮部張敬甫諫議張信甫戶部武文伯龐才卿石抹晉卿等二十四人宣宗曰譬諸問途百人曰東行是十人曰西行是行道之人果適東乎適西乎豈以百人十人爲是非哉旣而曰朕徐思之數日詔降爲東海郡侯大元遊騎至高橋宰臣以聞宣宗使人問執中執中曰計畫已定矣旣而讓宰執曰吾爲尚書令豈得不先與議而遽奏耶宰執遜謝而已提點近侍局慶山奴副使惟弼奉御惟康請除執中宣宗念援立功隱忍不許元帥右監軍木虎高琪屢戰不利執中戒之曰今日出兵果無功當以

軍法從事矣高琪出戰復敗自度不免頗聞慶山奴諸人有謀十月辛亥高琪遂率所將亂軍入中都圍執中第執中聞變彎弓注矢外射不勝登後垣欲走衣絰墮而傷股軍士就斬之高琪持執中首詣闕待罪宣宗赦之以爲右副元帥執中之黨呼於衢路曰亂軍反矣殺之者有賞市人從之亂軍死者甚衆一軍皆恟恟宣宗遣近侍撫諭之詔有司量加賻贈衆乃稍安明日除特未也泰寧軍節度使烏古論奪剌真授知濟南府事徒單金壽真授知歸德府事蒲察六斤真授知平陽府事甲寅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封事曰春秋之法國君立不以道若嘗與諸侯盟會

即列爲諸侯東海在位已六年矣爲其臣者誰敢干之胡沙虎握兵入城躬行弒逆當是時惟鄆陽石古乃率衆赴援至于戰死論其忠烈在朝食祿者皆當愧之陛下始親萬機海內望化褒顯二人延及子孫庶幾少慰貞魂激天下之義氣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弒營陽王立文帝文帝誅之以江陵奉迎之誠免其妻子胡沙虎國之大賊世所共惡雖已死而罪名未正合暴其過惡宣布中外除名削爵緣坐其家然後爲快陛下若不忍援立之勞則依倣元嘉故事亦足以示懲戒宣宗乃下詔暴執中過惡削其官爵贈鄆陽石古乃加恩其子慶山奴惟弼惟康皆遷賞近侍局自此用事矣

論曰金九主遇弒者三其逆謀者十人熙宗之弒惟大興國一人世家聲其罪而磔之思陵之側徒單貞雖誅未聞暴其罪狀後以戚畹又復贈官追封餘秉德唐括辯等六人皆以他罪誅海陵之弒其首惡爲完顏元宜則令終焉衛紹王之弒曰胡沙虎不死於司敗之誅而死於高琪之手古所謂弒君之賊人得而討之者謂請于公上而致討焉如孔子之請討陳恒是也豈有如琪之擅殺而以爲功者乎金之政刑其亂若此國欲不亡其可得乎

傳第七十

國

